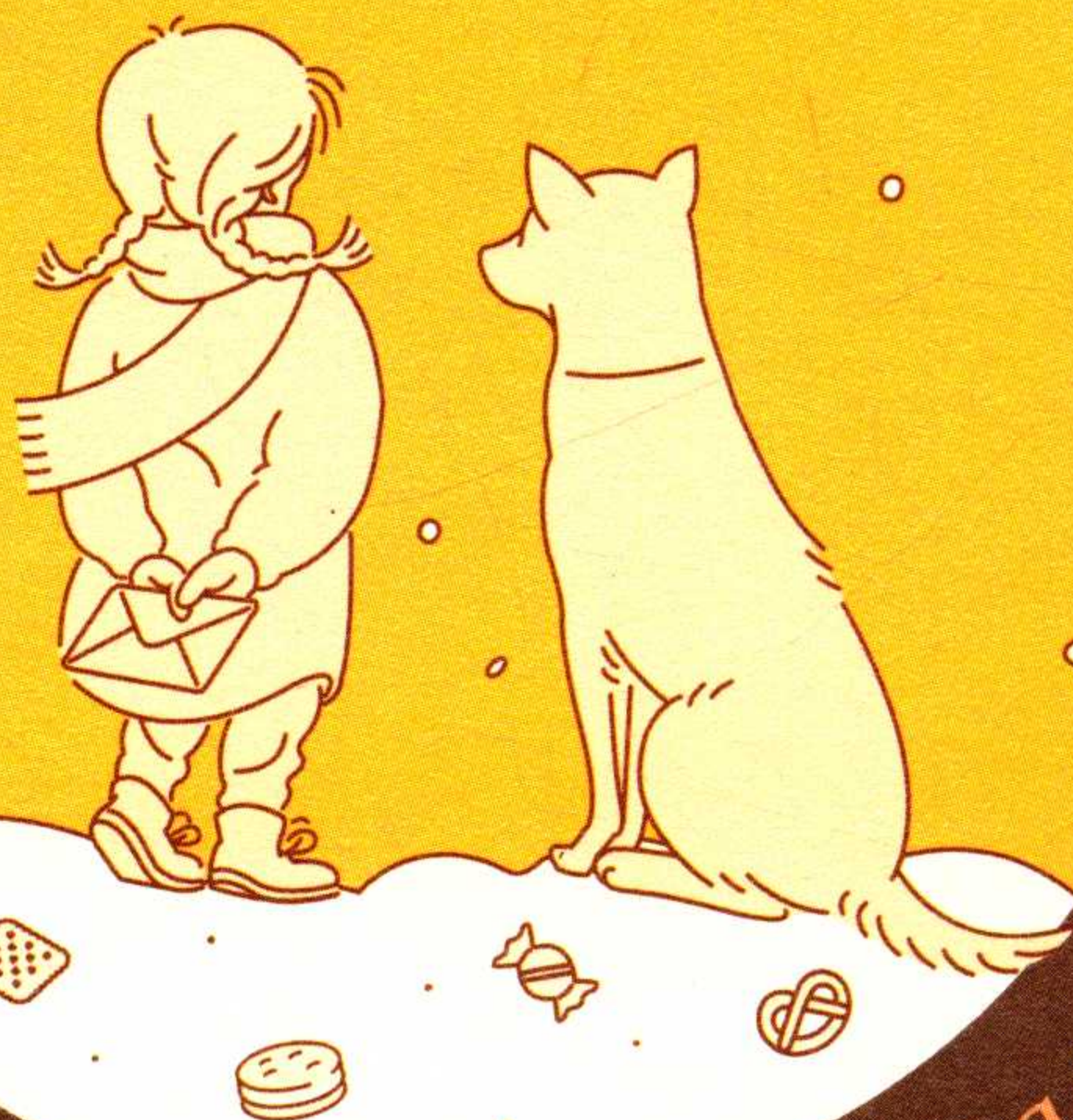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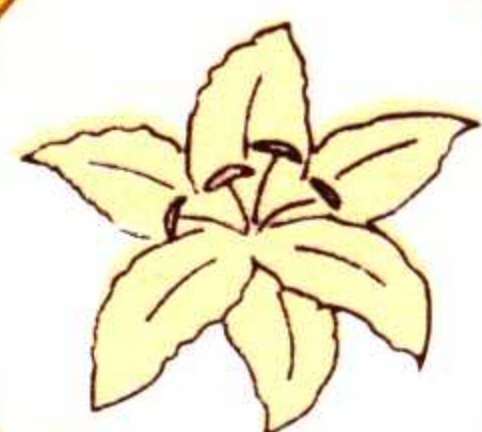


A
NOVEL

FREDRIK BACK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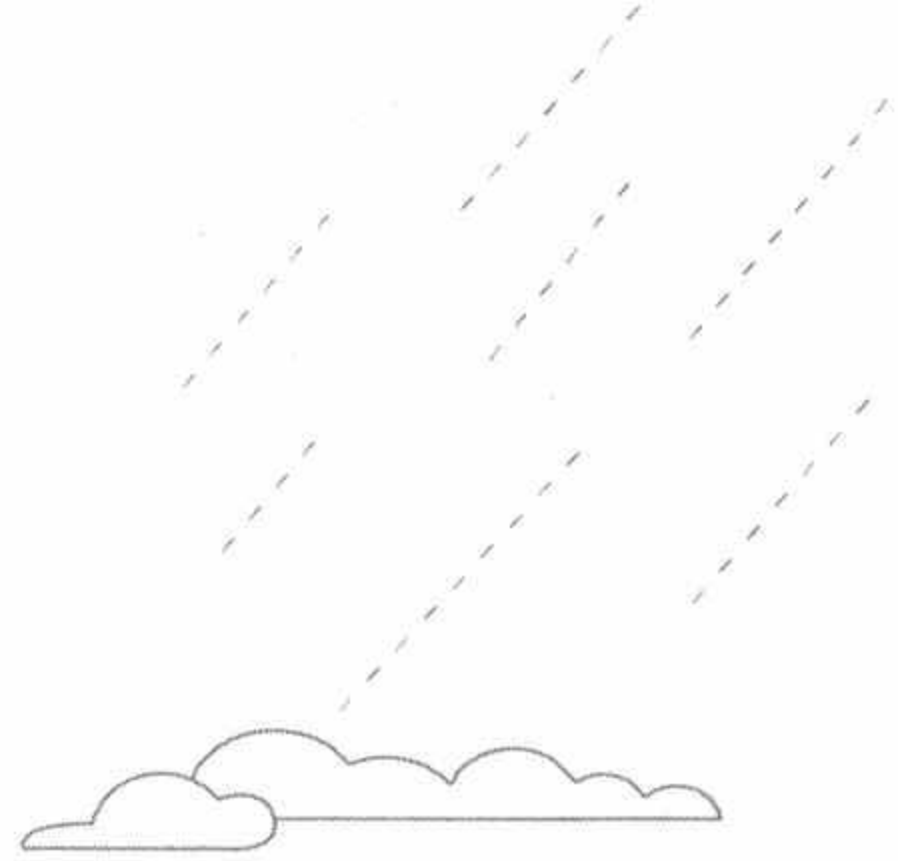
外婆的道歉信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著 孟汇一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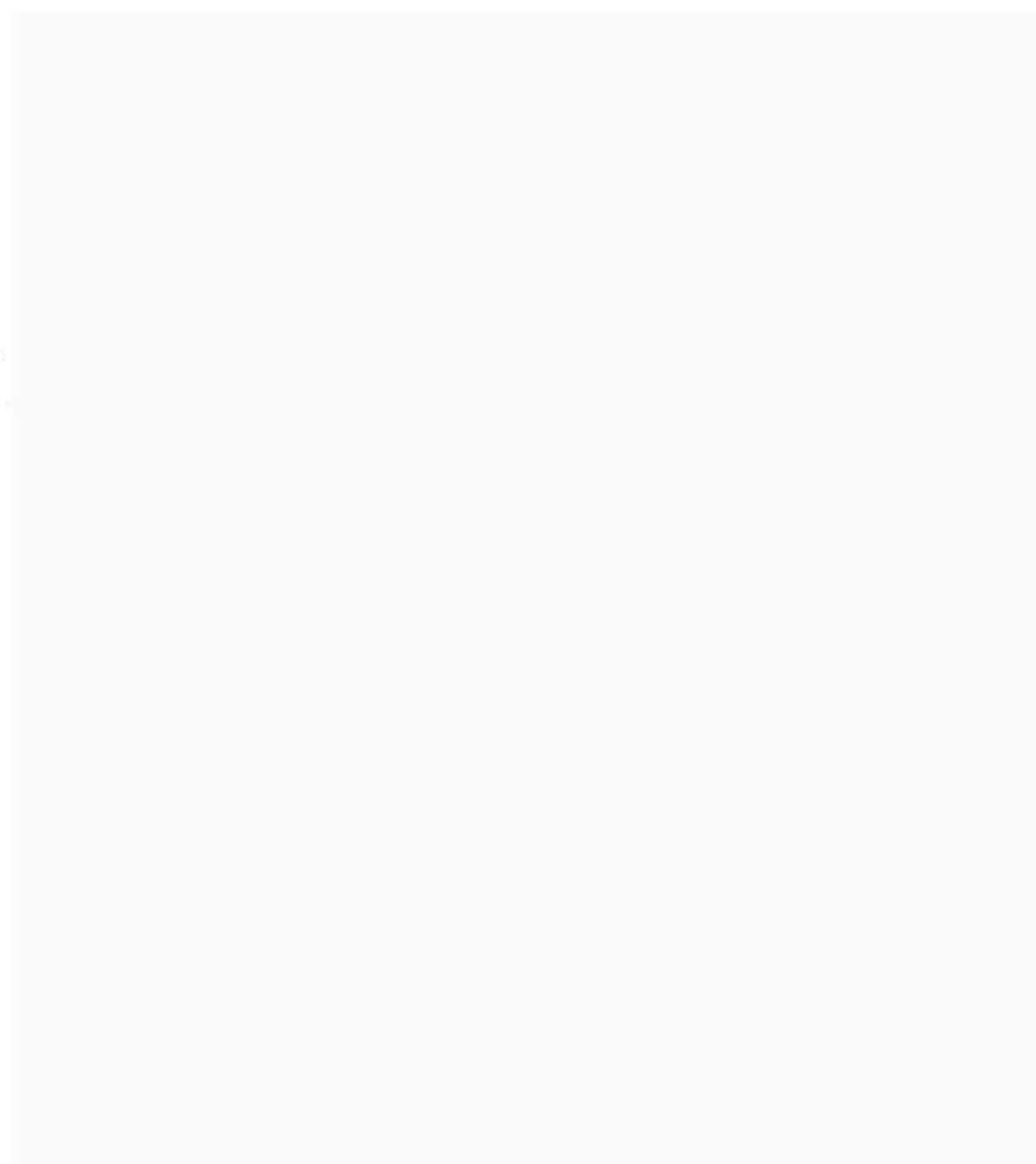
Min mormor hälsar och säger förlåt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外婆的道歉信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著 孟汇一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婆的道歉信 /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著 ;
孟汇一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01-11669-3

I. ①外… II. ①弗… ②孟…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6881号

Min mormor hälsar och säger förlåt by Fredrik Backman

Copyright © 2014 by Fredrik Backma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Guomai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2-2017-42

外婆的道歉信

WAIPO DE DAOQIAN XI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璐
产品经理	孙雪净
特约编辑	赵子源
装帧设计	星 野
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印 数	1-80,000
字 数	245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1. 烟草



每个七岁的小孩都应该拥有一位超级英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有不同意的人都需要去检查一下脑袋有没有毛病。

至少，爱莎的外婆是这么说的。

爱莎七岁，很快就八岁了。她知道自己当七岁小孩当得不怎么称职，也清楚自己与众不同。校长说她得“正常些”才能“融入其他小朋友”。大人们总说她“太老成”。爱莎知道这不过是“小小年纪却如此烦人”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每当被爱莎纠正单词发音，或者无法为她解释主格和宾格的区别时，大人们才会这么说。越是蠢的人越爱自以为是，所以“老成”这个评价，往往伴随着对她父母的尴尬一笑。只因为爱莎这个七岁小孩没有表现得特别蠢，就好像她有什么精神问题，或是在故意卖弄。这就是为什么爱莎除了外婆没有任何朋友。因为学校里其他七岁小孩都像七岁小孩那么白痴，而爱莎不一样。

她不应该在乎那些笨蛋的想法，外婆说。因为最优秀的人总是与众不同的——看看那些超级英雄。毕竟，如果超能力人人都有，就没什么好稀奇的了。

外婆七十七岁，马上就七十八了。她也不是一位“称职”的

七十多岁老人。她看上去的确很老，脸皱得像塞进湿鞋子里的报纸团，但从没有人说外婆太“老成”了。“活泼。”人们有时会这么对爱莎的妈妈讲，表情不是很担心就是很生气。此时，妈妈会叹着气，问对方要赔多少钱。外婆曾经在医院里抽烟，触发了火灾报警器，保安强制她灭烟时，她大声咆哮道：“现在啥事都得他妈的政治正确！”有一次，她在布里特-玛丽和肯特的花园里堆了个雪人，就在他们的阳台正下方，还给它穿上大人的衣服，看着像是有人从屋顶摔了下来。还有一次，一群衣冠楚楚的人挨家挨户按门铃，宣传上帝、基督和天堂，外婆敞开睡裙站在阳台上，端着她的彩弹枪冲他们射击。布里特-玛丽说不清困扰她的是彩弹枪还是睡裙下的赤身裸体，但保险起见，她将这两件事都报告给了警察。

爱莎猜测，这些就是人们觉得外婆在她的年纪过于“活泼”的时刻。他们还说外婆疯了，但事实上她是个天才，只不过同时有点儿古怪。她以前是位医生，得过奖，有记者报道过她奔赴世界上那些最可怕的地方，别的人只会从那些地方往外逃。她在世界各地救人性命，对抗邪恶，就像超级英雄一样。

但某天，某人觉得她太老，不能救人了。爱莎强烈怀疑，“太老”其实是“太疯”的意思。外婆说这个“某人”叫“社会”，只因为现在所有事都得他妈的政治正确，就不允许她在人身上切口子了。社会对手术室禁烟这件事太吹毛求疵，不来支烟还怎么工作呢？

于是，现在外婆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家招惹布里特-玛丽和爱莎的妈妈。布里特-玛丽是外婆的邻居，也是爱莎妈妈的邻居。因为爱莎的妈妈就住在外婆隔壁。当然，爱莎也住在外婆隔壁，因为平时她和妈妈住在一起，但隔周的周末，爱莎会去爸爸和莉丝特的家

住。当然，乔治也是外婆的邻居，因为他和爱莎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事挺绕的。

不过话说回来：救人性命和把人逼疯都是外婆的超能力。这让她有点儿像是个“功能失调”的超级英雄。爱莎认识这个词，她在维基百科上查过“功能失调”的意思。外婆这个年纪的人形容维基百科是“一部百科全书，但在网上”，而爱莎形容百科全书是“维基百科的仿造品”。爱莎在这两处都查过“功能失调”，它的意思是“未能如预期地发挥作用”。这就是爱莎最喜欢外婆的地方之一。

但也许今天例外。现在是凌晨一点半，爱莎非常困，真的很想回床上睡觉。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外婆正在朝一位警察扔屎球。

情况有点儿复杂。

爱莎环顾这个长方形小房间，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哈欠，嘴张得很大，像是要把自己的头给吞进去。

“我告诉过你，别去爬围墙。”她边看手表边咕哝。

外婆没有回答。爱莎摘下她的格兰芬多围巾，放在膝盖上。她七年前（快八年前）出生于节礼日¹。同一天，一些德国科学家记录下了地球上的一颗磁星所辐射出的史上最强伽马射线。老实说，爱莎不知道什么是磁星，好像是某种中子星，而且听上去有点儿像“威震天”²，就是《变形金刚》里反派的名字。那些没读过什么好

1. 节礼日 (Boxing Day)：英联邦部分地区和一些欧洲国家庆祝的节日，一般是每年12月26日，也就是圣诞节次日。但如果26日是礼拜天，则在27日庆祝。如今这一天是每年商场打折力度最大的日子，成为人们的购物日。

2. “磁星”的英文是 magnetar，“威震天”是 Megatron，两者读音略相似。

书的傻子说它是“小孩子的节目”。变形金刚的确是机器人，但如果你从学术角度去看，它们也可以算得上是超级英雄。爱莎对《变形金刚》和中子星都非常感兴趣，她想象中的“伽马射线辐射”看上去大概像是那一次外婆把芬达泼在了爱莎的手机上，然后试图用烤面包机把它烘干。外婆说，在那个日子出生的爱莎很特别，而“特别”是不同于他人的最好方式。

外婆正坐在木桌前，忙着把烟草分成一个个小堆，然后用窸窣作响的烟纸把它们卷起来。

“我说，我叫你别去爬围墙！”

外婆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在她那件大得夸张的外套的口袋中找打火机。她看上去没把这一切当回事，主要因为她似乎从来不把任何事情当回事。除了想抽烟时，找不到打火机。

“拜托！那就是排小小的栅栏好吗！”她轻松地说，“别大惊小怪的。”

“你别冲我说‘拜托’！朝警察扔屎球的是你！”

“别烦了，你说话的口气和你妈一样。有打火机吗？”

“我才七岁！”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用这个当借口？”

“等我超过七岁？”

外婆咕哝着什么，听上去像是“问问又不算犯罪”，继续在口袋里翻找。

“可是，我觉得这儿不能抽烟。”爱莎用稍微平静些的语气提醒她，手里把玩着格兰芬多围巾上长长的破口子。

“当然能抽，只要开扇窗。”

爱莎怀疑地看着窗户。“我觉得这种窗户打不开。”

“为什么？”

“上面有铁条。”

外婆一脸不满地瞪着窗户，然后看向爱莎。“所以，现在都不能在警察局抽烟了。天啊，简直就像《一九八四》。”

爱莎又打了个哈欠。“能借我你的电话吗？”

“干吗？”

“查些东西。”

“哪儿？”

“网上。”

“你在那个叫英特网的玩意儿上投了太多时间。”

“你的意思是‘花’。”

“啥？”

“我是说，‘投’不是那么用的。你不会到处跟人说，我在读《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投了两小时，对吧？”

外婆翻了个白眼，把手机递过来。“你没听过那个故事吗？有个女孩想太多，然后就爆炸了。”

一个警察拖着步子走进房间，看上去疲惫不堪。

“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外婆立即要求道。

“我要打电话给我妈妈！”爱莎立即要求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先打给我的律师！”外婆坚持。

警察在她们对面坐下来，摆弄着一叠纸。

“你妈妈正在赶来。”他叹了口气，对爱莎说。

外婆夸张地吸了口气，只有她做得出那样的动作。

“你干吗叫她，疯了吗？”她抗议道，就好像警察刚刚告诉她，要把爱莎扔在森林里让一群狼养大。“她会气炸的！”

“我们必须打电话给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警察沉着地解释。

“我也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我是孩子的外祖母！”外婆怒气冲冲，从椅子上微微抬起身，威胁地晃着她没有点燃的香烟。

“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必须有人来照顾这个孩子。”

“是啊，我啊！我正在照顾这孩子！”她气急败坏地说。

警察试着友善地朝审讯室比画了一下，但动作不太自然。

“那你觉得你现在照顾得怎么样呢？”

外婆看上去有点儿被冒犯的样子。

“嗯……一切都很好，直到你开始追捕我。”

“你闯进了一家动物园。”

“那就是排小小的栅栏……”

“入室盗窃罪可没有‘小小’这一说。”

外婆耸了耸肩，在桌子上方一摆手，似乎是觉得他们为这个争执太久了。警察注意到了香烟，怀疑地盯着它。

“哦，拜托！我能在这儿抽烟吧？”

警察坚决地摇摇头。外婆探出身，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你不能为我破一次例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爱莎在旁边推了外婆一下，开始用她们的秘密语言说话。外婆和爱莎有一种秘密的语言，就像所有外婆和她们的外孙外孙女一样。外婆说，这是法律规定的。或者说，法律应该这么规定。

“别这样，外婆，跟警察调情，应该……是违法的。”

“谁说的？”

“首先，警察！”爱莎回答。

“警察是为了市民们的利益而存在的，”外婆小声地说，“我纳了税的。”

警察看着她们，做出任何一个人面对七岁小孩和七十七岁老太太大半夜在警察局里用秘密语言吵架时会做出的反应。外婆的睫毛妩媚地朝他忽闪忽闪，目光再一次恳求般指向她的香烟，然而警察依旧摇头。她靠回椅背，用正常的语言大声说：“多么政治正确！如今这个见鬼的国家，烟民的待遇比种族隔离还糟糕！”

“那个词怎么拼？”爱莎问。

“什么？”外婆叹了口气，就好像全世界都在和她作对，即使她付了税金。

“那个什么‘种族隔离’。”爱莎说。

“a-p-p-a-r-t-e-i-d。”¹ 外婆说。

爱莎立刻用外婆的手机查了谷歌。她试了好几次——外婆一向不擅长拼写。与此同时，警察说已经决定放她们走，但过几天，外婆还会被请回来调查入室盗窃和“其他更严重的罪行”。

“什么罪行？”

“第一项是非法驾驶。”

“你什么意思，非法？那是我的车！我开自己的车不需要什么许可吧？”

“是的。”警察耐心地回答，“但你需要驾驶执照。”

外婆愤怒地挥舞着手臂，正准备大声控诉“独裁社会”时，爱

1. 种族隔离的英文应为 apartheid。

莎突然将手机重重砸向桌子。

“这跟种族隔离的问题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把禁止吸烟和种族隔离相比，但这压根就不是一回事，根本连边都沾不上！”

外婆无奈地挥挥手。“我的意思是……或多或少像是……”

“压根不像！”

“这只是个比喻，天啊……”

“这比喻烂透了！”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维！基！百！科！”

外婆沮丧地转向警察。“你家孩子也这样？”

那警察看上去很不自在。“我们……不让孩子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上网……”

外婆向爱莎摊开双手，做了个“你看吧”的手势。爱莎只是摇头，在胸前紧紧地交叉着双臂。

“外婆，快跟警察说对不起，不该朝他扔屎球，然后我们就能回家了。”她用秘密语言轻声地说，仍然因为之前种族隔离的说辞很不开心。

“对不起。”外婆用秘密语言说。

“对警察说，别对我说，傻瓜。”

“我才不会对法西斯分子道歉。我纳了税的。你才是傻瓜。”

外婆面带愠色。

“彼此彼此。”

接着，她们俩都交叉手臂坐着，赌气不看彼此，直到外婆朝警察点了点头，用正常的语言说：“能不能帮忙跟我这个被宠坏的外

孙女说，如果她还是这种态度，那她就自己走路回家吧。”

“告诉她，我和妈妈一起回家，她才是要走回家的那个人！”

爱莎立刻反击。

“告诉她，她可以……”

警察不发一言站起身，走出房间，关上了身后的门，好像是打算去另一个房间，把头埋进大大的软垫里，用最大的音量尖叫一番。

“这下好了，看看你干的事。”外婆说。

“看看你干的事！”

最终，另一名眼神犀利、体格魁梧的绿眼睛女警官走进房间，看上去不像是第一次遇见外婆，因为她的笑容苍白无力，就像那些认识外婆的人的典型反应。“你必须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还有真正的罪犯要操心呢。”外婆只是含糊不清地念叨了一句：“你自己干吗不停止呢？”然后，她们就被允许回家了。

在人行道边等妈妈时，爱莎用手指拨弄着围巾上的破口子。它正好穿过格兰芬多院徽。她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没有成功。

“哦，行了，你妈妈能补好的。”外婆努力表现出欢快的样子，用拳头轻轻地击打了一下爱莎的肩膀。

爱莎不安地抬起头。

“嗯，我想想啊……我们可以跟你妈妈说，你试图阻止我爬围墙去看猴子的时候，把围巾扯坏了。”

爱莎点点头，手指再次划过围巾。它不是在外婆爬围墙时被扯坏的。学校里三个高年级的女孩在餐厅外抓住爱莎，打她，扯坏了她的围巾，还把围巾扔进马桶。这三个女孩讨厌爱莎，但爱莎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的嘲笑声还回荡在爱莎的脑海里。外婆注意到她

眼中的情绪，靠近身来，用秘密语言轻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你学校的那些废物带去密阿玛斯，把她们扔去喂狮子。”

爱莎用手背擦去眼泪，微微地笑了笑。

“我不傻，外婆，”她小声说，“我知道你今晚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忘记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

外婆踢着路面上的碎石，清了清喉咙。“我不希望你因为围巾的事记住今天，所以，我想与其那样，倒不如因为外婆闯进一家动物园而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还逃出了一家医院，还朝警察扔了屎球。”

“其实，那是土疙瘩而已！不管怎样，大部分是土啦。”

“改写记忆是一种很不错的超能力，我觉得。”

外婆耸了耸肩。“如果你摆脱不了坏事，就必须用更多‘好料’去盖过它。”

“用词不当啦。”

“我知道。”

“谢谢，外婆。”爱莎将头靠在她的手臂上。

外婆只是点点头，轻声说：“我们是密阿玛斯的骑士，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

每个七岁的小孩都应该拥有一位超级英雄。

所有不同意的人都需要去检查一下脑袋有没有毛病。

2. 猴子



妈妈来警察局接她们。能看出来她非常生气，但她控制着脾气，保持冷静，甚至连说话都不怎么大声。因为妈妈跟外婆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爱莎在系上安全带之前就几乎睡着了。等她们驶上公路时，她已经在密阿玛斯了。

密阿玛斯是爱莎和外婆的秘密王国，是不眠大陆的六个王国之一。在爱莎更小的时候，爸妈离婚那会儿，她在网上看到有小孩会在睡眠中死去，所以害怕入睡。那时，外婆设想出了这个世界。外婆很擅长出主意。所以，当爸爸搬出公寓，每个人都感到沮丧疲累时，爱莎每晚都会偷偷溜出前门，赤脚跑去外婆的公寓，然后和外婆爬进无限扩展的衣橱中，半闭上眼睛，然后启程。

到达不眠大陆不需要完全闭上眼睛，这十分关键，你只需要接近于睡着。在即将闭上眼睛的最后几秒钟，迷雾袭来，模糊了意识与感知的边界，那时就可以出发了。你骑着云兽进入不眠大陆，这是去那儿的唯一方法。云兽从外婆的阳台门进入，载着她和爱莎，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爱莎看见栖息在不眠大陆上的那些神奇生物：蚁象、憾马、诺温、鸣嘶、雪天使、王子、公主和骑士。云兽飞过狼心和其他怪兽居住的无边无际的幽暗森林，猛冲过色彩斑

斓的天光和轻柔的微风，来到密阿玛斯王国的城门前。

很难说清，到底是因为在密阿玛斯待了太长时间让外婆变得有点儿古怪，还是因为外婆在那儿待了太长时间让密阿玛斯变得有点儿古怪。不管怎么说，它是外婆所有精彩、可怕、神奇的童话故事的来源。

外婆说，很久很久之前这个王国就被称为密阿玛斯，起码有“一万个童话永恒”那么久，但爱莎知道这个名字是外婆瞎编的。当然外婆坚称她从未瞎编过任何东西，密阿玛斯和另外五个王国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远比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人人都是经济学家、喝无乳糖牛奶、喜欢大惊小怪”的世界更加真实。外婆不太擅长在真实世界生活。条条框框太多了。她玩大富翁的时候作弊，在公交车道上驾驶雷诺，从宜家偷黄色购物袋，在机场的行李转盘取行李时从来不站在线外等待，上厕所也总是不关门。

然而，她却能讲出最精彩的童话故事，因此爱莎原谅了她的大部分性格缺陷。

外婆说，所有有价值的故事都来自密阿玛斯。不眠大陆的其余五个王国都忙于其他事情：密瑞瓦斯守护梦想，密普洛瑞斯存储哀伤，密莫瓦斯是音乐的发源地，密奥达卡斯是勇气的故乡，而最英勇的战士都在密巴塔洛斯长大，正是他们在无尽战争中对抗那些可怕的暗影。

密阿玛斯是外婆和爱莎最喜欢的王国，因为在那里，讲故事是最高尚的职业；货币是“想象”，买东西时不用钱币而是用一个好故事来交换；图书馆不是图书馆，是“银行”，每个童话故事都

值一大笔钱。外婆每天晚上上一掷千金：讲述许多关于龙、巨怪、国王、皇后和女巫的故事，当然还有暗影。所有幻想世界都必须有可怕的敌人，在不眠大陆，那敌人便是暗影。因为暗影想要除掉想象力。说起暗影，就不得不提到狼心。他就是在无尽战争中击败暗影的人。他是爱莎听说过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超级英雄。

爱莎在密阿玛斯被封为骑士，她可以骑乘云兽并拥有自己的佩剑。自从外婆开始每晚带她去密阿玛斯，她再也没有害怕过入睡。因为在密阿玛斯，没有人说女孩不能当骑士，群山高耸至天际，营火从不熄灭，也没有人会来扯破你的格兰芬多围巾。

当然，外婆还说，在密阿玛斯，人们上厕所时从不关门。在不眠大陆，任何情况下保持门户开放，或多或少都算是一项法定的强制性政策。但爱莎很确定她是在描述“真相的另一种版本”。外婆就是这么形容谎言的——真相的另一种版本。所以，当爱莎在外婆房间的椅子上醒来时，外婆正坐在马桶上，厕所大门敞开，而妈妈则在门厅，听外婆说着“真相的另一种版本”。这情况可不太妙。说到底，真正的真相，是外婆昨晚从医院偷跑出来，而爱莎趁妈妈和乔治睡觉时溜出了公寓，她们一起开着雷诺去了动物园，然后外婆翻过了围墙。爱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外婆大半夜带一个七岁小孩干这些事，现在看起来的确有些不负责任。

外婆的衣服在地上堆成一堆，闻上去还真有一点儿猴子的气味。她正在宣称，自己翻过猴笼的围墙时，保安冲她大喊。她以为他可能是个“杀人强奸犯”，所以才朝他和警察扔脏东西。妈妈用一种很有自制力的方式摇着头，说外婆在胡编乱造。外婆不喜欢别人说什么“胡说八道”之类的话，提醒妈妈说，她更喜欢另一种不

那么贬义的说法——“重新解读事实”。妈妈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仍保持冷静。因为她与外婆恰恰相反。

“这算得上是你干过最糟糕的事情了。”妈妈严肃地朝厕所喊道。

“我认为那绝对不可能，我亲爱的女儿。”外婆在里面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妈妈一条条细数着外婆惹过的麻烦。外婆则说，妈妈之所以神经这么紧张，是因为她没有幽默感。然后妈妈又说，外婆不应该再表现得像个不负责任的孩子。接着外婆说：“你知道海盗们把他们的车停哪里吗？”见妈妈没有回答，外婆在厕所里大喊：“车呃呃呃呃呃呃呃——库！”妈妈只是叹了口气，揉揉她的太阳穴，关上厕所门。这让外婆非常、非常、非常生气，因为她不喜欢上厕所时有被隔绝的感觉。

如今，她已经住院两周了，但几乎每天都偷溜出去，接受莎下课，一起去吃冰激凌，或者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回公寓，在楼道间做一个肥皂滑道，或者闯进动物园。基本上，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外婆觉得这严格来说不算是“逃跑”，因为她相信“逃跑”这整件事应该包括一些挑战：一头龙、一连串陷阱，或者至少一堵高墙和一条足够深的壕沟，诸如此类。妈妈和医院职工在这点上不怎么赞同她。

一位护士走进房间，轻声要求和妈妈说几句话。她给了妈妈一张纸，妈妈在上面写了些东西然后递回去，接着护士便离开了。自从住院之后，负责照顾外婆的护士换了九位。其中七位，外婆拒绝配合他们，而另两位拒绝迁就外婆，其中一位是因为外婆说他有个